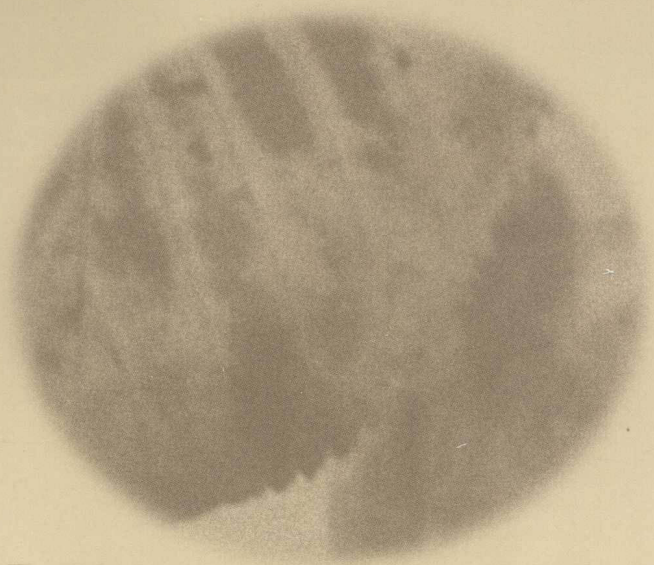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刘 公 傻子一样的葡萄

《 四川文艺出版社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刘
公
著

傻子一样的葡萄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傻子一样的葡萄 / 刘公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12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ISBN 978-7-5411-3345-9

I. ①傻… II. ①刘…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9612 号

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
BAINIAN BAIBU WEIXING XIAOSHUO JINGDIAN

傻子一样的葡萄
SHAZI YIYANG DE PUTAO

刘公 著

责任编辑 杨 了

整体设计 袁银昌

封面印前制作 上海袁银昌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胡斌 张艳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排 版 陈倩 张梅 雷涛 高赫赫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0mm×920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345-9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
录

傻子一样的葡萄-----	1
我失踪了七天-----	3
意想不到的怪事-----	6
激灵的王三-----	8
难忘的两次网恋-----	10
不倒翁-----	12
卖冰棍的女孩-----	14
红色弧线的跌落-----	16
今天把死因告诉你-----	19
茅厕里的爱情-----	21
一个并不风流的女孩-----	24
一个大立柜-----	27
千古之谜-----	29
原来如此-----	32
迟到的爱-----	35
一个大款的失踪-----	36
猪二嫂进城-----	39
赶 情-----	42
肖瞎子-----	45
剑 魂-----	48
我不想听到那句话-----	52
“爱”的毁灭-----	54
沉重的帽子-----	58
张站长的当官梦-----	60
女儿消失在夜色里-----	62
那一千多块钱-----	64
阿七救人-----	68
遭遇吃请-----	71

神秘的铁皮箱	73
发爷的墓地	77
人鸟情	79
明年秋天再来	82
炼胆	84
召唤	86
餐厅的情意	87
寻觅真情	89
她和他的婚姻风波	92
有事呼我	95
等待列车的时候	96
专家门诊	99
咱是当过兵的人	100
情人公司	101
外公的遗产	105
代价	108
伤痕	110
师长和勤务兵	113
墓前哀思	114
纯洁的吻	116
米旗蛋糕	118
生死抉择	120
爷孙俩	124
心病	126
棋圣	128
盗墓贼	129
当一回“皇帝”	130
无言的结局	133

遗 愿 -----	135
废墟下的忏悔 -----	137
一生舍不得吃的蛋糕 -----	139
三次挨打之谜 -----	142
哈罗的风流韵事 -----	145
复 活 -----	148
他就是想坐牢 -----	149
湍急的暗流 -----	152
一声歔歔 -----	154
你必须给我两块钱 -----	157
“冒充”县长的县长 -----	159
假亦真来真亦假 -----	162
一场别开生面的	
反腐倡廉报告 -----	164
长生这小子 -----	167
脱壳的女郎 -----	170
县长的无奈 -----	172
考 验 -----	174
一泄阁 -----	177
体 面 -----	179
一站七 -----	181
展 板 -----	183
一定是他们搞错了 -----	185
梦惊故乡 -----	188
岭外的世界真精彩 -----	190
许大头的铜哨子 -----	192
土根和霞的故事 -----	194

傻子一样的葡萄

岳母的楼下耸立着绿茵茵的葡萄架，串串晶莹剔透或紫或绿的葡萄，宛如一个个孕妇，骄傲地鼓胀着肚子，不时地在微风撩拨的绿叶间大不咧咧地咧着嘴笑。看着它们，我想起老家朱家湾的那座院落，那是我童年的乐园。院中有父母栽下的杏树、桃树、枣树和葡萄、杏儿、桃子、枣子都高高地挂在空中，不攀援上去，不用竹竿，是难以逐到它们的，而葡萄，仅有大人一般高地吊在架子上，我取一板凳站在上面，瞅准熟透的那一颗，用嘴一吸溜，一股甜滋滋的美味便顺利地进入肚子里。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叫爽极了。

若不是看到岳母楼下的葡萄架高，若不是考虑到年龄的不允，若不是顾及到它不是自家的私物，我真想旧戏重演，回味那“爽”的感觉。

听岳母讲，那座葡萄架有二十多年了。起始的时候，葡萄还没成熟，小孩子们就偷偷地掐着吃，住在一楼汪二嫂家的小根每次都是首当其冲，不到成熟的季节，那葡萄就一粒不剩了。后来，吃的水果品种多了，葡萄不熟，再没有孩子去动它。葡萄熟了，大人孩子们搬来梯子，小心地用剪子一挂一挂地剪下来，用盆子装着摆在葡萄架下，纳凉的人们谁想吃，随便拿，那其乐融融的气氛的确令人回味。再后来，葡萄没熟还是没人动它，但熟了后，只要有一个人去摘，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一哄而上，几百挂葡萄在几小时之内就会消失殆尽，它们自然会在葡萄架下，而是到了各家的茶几上。小根为了多抢葡萄，不慎把小腿都摔折了，在医院躺了三四个月。出了院的小根好像受到了刺激，常常一个人看着葡萄架发呆。汪二嫂把他带到好几家大医院瞧医生，医生都说小

根可能得了“葡萄综合征”。

前年，葡萄有八九成熟的时候，住在八楼的陈老汉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他趁别的人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小根也不知窜到哪去了的时候，在外面叫了两个收破烂的小伙子，一上午就把葡萄下了个精光。两个小伙子拉了满满的两三轮车，拉到全市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卖给了水果批发商。卖的钱自然是陈老汉装进了腰包。陈老汉也实在是生活所迫，无可奈何。他老婆半身不遂，他也光荣下岗，唯一的女儿到南方打工两年了，一直杳无音信。不然，他咋会想那一招哩。他下岗前还是一个科长，多少有点身份，做那样不光彩的事，确实不是他的本意。

陈老汉想，大概不会有人知道。谁知，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他偷卖葡萄的事还是让大伙儿晓得了。这一下家属院里像炸开了锅，大伙儿都说陈老汉不够意思，说陈老汉想卖葡萄就说一声，别人不会在乎的，何必偷偷摸摸的。特别是小根，更是义愤填膺，他抄一把菜刀，把陈老汉的房门劈了个稀巴烂，陈老汉吓得在家里发抖。有人担心出人命，打电话报了警，可小根被关了半天就放出来了。公安局的人说小根的神经不正常。

有了陈老汉偷卖葡萄的教训，再没有人去动那葡萄。去年不知是葡萄生气了，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那么大的一片葡萄园才稀稀拉拉地结了几十串。人们说物以稀为贵，但那几十串葡萄并没有勾起大伙儿的兴趣，直到一串串葡萄烂掉跌在地上。

今年的葡萄密密匝匝，特别诱人。只有像我这样很少去那个院子的人才好奇地看上几眼，岳母院里的住户成天在葡萄架下过来过去，除了小根一天到晚傻呆呆地瞅着那一串串葡萄发愣外，其他人都视而不见，连头也懒得抬。昨天一场暴雨后，我有事去岳母家，发现葡萄架下满地都是葡萄，看大门的老师傅用簸箕正在往一块拢，小根一边往嘴里拾葡萄，一边说傻子，傻子，你们都是傻子，我吃死你们……

我失踪了七天

雾霭缭绕，雨丝蒙蒙，仿佛山在苍穹中，苍穹在山中。许多游人说这座山神秘恐怖，曾有九人先后有去无回，一下子销声匿迹。正因为如此，我和几个朋友才结伴来此一游，一睹此山的芳容和奥妙。

我们一行五人攀上一级级石阶，涉过一条条湍溪，终于来到了险峻的彩虹瀑布。站在瀑布的边沿，整个人随着瀑布的狂吼而颤抖，瀑布自上而下，依次为白色，红色，绿色，落入水潭呈深绿色，瀑布的两侧潇洒俊逸，中间放肆倾流，它的率直和慷慨，颇令游人感叹。赏完了它的多彩多姿，我们绕过瀑布，七拐八弯地又爬上了一座山峰。刘老师，你看！苗儿一声喊，我顿时停下脚步，抬头一瞅，小径的尽头赫然立着一块标牌，上面醒目地写着：前方危险，游人止步。八个大字下面有数行小字，记录着九个游人的失踪时间及其相关情况，旨在警示游人勿拿生命开玩笑。其他三人纷纷说，我们回去吧。我说：你们咋那么胆怯呢？谁要怕谁回去，我是要进去闯一闯的。胆小的小苗央求说：刘老师，你就别去了，难道你想在这个牌子上留下刘公二字吗？其他三人也力劝我别做无谓的殉难者。我这人天生倔犟，认准的事儿十头牛也拉不回来，我非进不可。他们见我态度执拗，就说，那我们一起去，相互好有个照应。我咋能把危险带给他们呢，我席地而坐，说你们不走我就一直坐在这里，我看到他们走几步一回头地下了山。

我掏出记号笔，在警示牌下方空白处写道：公元2004年8月22日下午4时22分，文学爱好者刘公由此进山。若不见回返，请不要寻找。写完后，我紧系鞋带，摸了摸随身带的干粮、手电、指北针、刀具等，

无所顾忌地向山的深处出发了。走了一个多小时，山岚更加氤氲，树木更加葱茂，不远处能见到朦胧的晕光，似乎还有窸窣窸窣的怪响，我有些警觉，急忙掏出手电和刀具，我刚打开手电，还没往前探照，就觉得大脑瞬间一片空白，随即便失去了知觉。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终于苏醒了过来。耳畔响着从未听过的鸟的声音，眼前晃悠着七八个1.6米左右高的家伙，它们的头上没有头发，眼睛很大，泛着蓝色的光，没有鼻梁，嘴巴也很大。它们唧唧喳喳地叫着，其中一个把防毒面具一样的东西戴上头部，它的话大概是通过那防毒面具一样的东西就转换成了汉语，它递给我一块馍片一样大的方块，说：这是你的饭，吃吧。我接过那方块，咬了一口，既不咸也不甜，说不出是啥味道。大概是饿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三下五除二就把那方块塞进了肚子。我问防毒面具：这是什么地方？防毒面具说：这是太空。你跟我来。我和防毒面具走在一起，我魁梧的身材，把它比得很渺小。走出那舱体，满天的星星向我眨着眼睛，时而有几颗流星从我身边倏忽而过，轻飘飘的我像一朵浮云，稍一动弹就会蹿出几米远，不像在地球上那样步履费力。我问防毒面具：你们是哪个星球的？离地球有多远？它说：我们是圣极星球的，距地球有5.25光年。我又问：你们和地球相距那么远，怎么能到地球上呢？它说：很简单，我们的宇宙飞船能以亚光速的高速度到达宇宙的任何一个空间，所以由圣极到地球就很方便。我点点头说：哦。稍候又一连串地问了几个问题：那你们飞行的原料是什么？你们吃什么？还有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水，又是从哪里来的？它回答说：这些都要靠科学的力量来解决，具体地说，就是向空气要原料、要食物、要水分。你吃的那块白粉，就是从空气中提炼出来的，别看那白粉块不太，却能保证你一个星期不饿肚子。其实，空气中有许多有用的东西，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为空气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可惜，你们地球人把许多能源浪费了。就说你身上散发出

来的热量吧，它完全可以转化成一种热能，用那种热能可以轻而易举地满足你的走路和饮食。你们地球人的科学水平才刚刚起步，你们的火箭虽然飞上了天，但宇宙飞船太笨重了，它的速度只是在音速方面徘徊。你看我们的飞舱，比你们的篮球场还大，可速度能与光速媲美，所以你们所谓的高科技，根本无法捕捉到我们的行踪。我听得如醉如痴。防毒面具问：你在想什么？我说：你们圣极上有春夏秋冬吗？宇宙中的气温都是一样的吗？防毒面具说：也有季节之分，宇宙中的气温也有高有低。为适应高低不一的气温，我们还研究了一种气温基因，只要注射一针，你的体温就可以随着气温的变化而变化，根本不存在怕冷怕热的现象。你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给你注射一支气温基因。你回到地球后，再不会受冷热之苦了。我犹豫了一下，说：好吧。

回到舱体，我接受了防毒面具的气温基因注射。随后，其他几个圣极人走过来对防毒面具唧唧喳喳，似乎在指责防毒面具，防毒面具点点头，转身对我说，你休息一会儿，我们送你回地球。我点点头。防毒面具盯着我大概有两分钟，我就迷糊了。它们的目光肯定转化成了一种光能。

当我醒来时，我已经坐在山坳的警示牌下，那几个圣极人早已不知了去向。回到家里，家人和朋友们问我这一周到哪里去了，我给他们讲了我的奇特经历，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但我从此不怕冷不怕热的现象，即使是科研部门也无法解释清楚。我很后悔没有问防毒面具，我前面失踪的九个人是不是与它们有关系，还有圣极人的寿命是多长。

另外，我总有一种异感，觉得我的一切言行都像有人监督一样。我去一家大医院诊治，做脑 CT 的医生说我大脑里有一个小指甲盖大的亮点，他说从未见过这种患者。我说我不是患者，我一切都正常。出医院大门时，我在想，大概是圣极人在我的大脑里安装了芯片，以供它们研究地球人吧。

意想不到的怪事

小苗和我有一种纯洁的友谊，是那种一眼能望穿的纯净水式的友谊。她有什么心事，一般都会无遮掩地向我倾诉；我有什么烦恼，也会一股脑地倒给她。

我失踪七天的经历，虽然许多人半信半疑，但小苗是百分之百的相信。小苗很羡慕我，说一生若有我那样的一次奇遇，即使是去见马克思，也不会遗憾。我说：你一个女孩子，倒喜欢探险，你如果真有那样的奇遇，说不定没有男孩子敢追你了。她瞥我一眼，朝我拌个玩世不恭的鬼脸，嘴一撇说：人家不管，就不管，国庆节人家非去雾灵山不可。

原以为小苗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国庆节她真的去了。这个小苗啊，真是太冒险了。

国庆放假七天，我每天都要拨小苗的手机。除了第一次她刚进雾灵山接通外，后来的答复都是不在服务区内。我估计，她一定是被圣极人掳走了。她会不会返回地球，我一直担忧着。第七天晚上小苗的母亲给我打电话，说小苗还没回来，打手机也联系不上，她会不会出事？我安慰苗夫人说：不会有事的，她一个硕士生，自己会照顾好自己的，再说和她一块去的有好几个人，你就放心吧。苗夫人叹了一口气，无奈地挂了电话。虽说给苗夫人说了宽心的话，我自己心里却忐忑不安起来，我懊悔没有竭力阻止小苗。

第八天，小苗杳无音信。

第九天，小苗还是杳无音信。

第十天，苗夫人找到我的办公室来，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淌，她说，小苗肯定出事了。我说那就报警吧。咸阳市的警察及时与雾灵山一带的警方取得了联系，那边的警方说：“有消息马上通知你们。”

第十一天下午，小苗奇迹般地回来了，为了显示领导的关怀，我亲自驾车为她接风，酒宴上，苗夫人嗔怪地问小苗：你这几天野到哪去了，可把妈急死了。小苗说：我终于见到圣极人了，圣极人的智慧起码是我们地球人的十倍。若不是害怕我妈和刘老师着急，我可能还要晚回来几天。苗夫人茫然地盯着小苗，问：沈记任（谐音）是谁？他就那么值得你崇拜吗？小苗笑着说：妈，圣极是太空中的一颗星球，像地球一样，上面也有人类……

小苗安然无恙地回来了，按说，应该风平浪静了，可是，几个月后，小苗的腹部逐渐鼓了起来。要知道，小苗还没谈男朋友哩，苗夫人很生气，便陪小苗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小苗怀孕了，婴儿的心跳都能听见。苗夫人诧异，小苗更是诧异。再请妇科医生检查，妇科医生说小苗的处女膜完好无损，咋会怀孕呢？就连妇科医生也觉得莫名其妙。妇科医生建议小苗作个B超，检查一下胎儿有无异常。小苗往B超床上一躺，作B超的医生吃惊地说：哎，胎儿很正常，可为啥胎儿的头部有一个亮点呢？苗夫人说给我听，我说：既然胎儿发育正常，那就生下来吧，说不定这个孩子是个天才哩。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小苗终于把这个孩子生出来了，孩子除了眼睛是深蓝色的之外，其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孩子满月时，我和我夫人，还有同事们都去祝贺，可这一去，竟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是孩子的眼睛有一种魔力，他盯你一会儿，你就会觉得头晕目眩，但小苗和我感觉不到；二是孩子长得特别像我（当然不包括眼睛），同事们用异样的目光瞅我，我夫人很恼怒，我反复解释，她都不依不饶，她认定我和小苗有那种见不得人的关系。

我也想不通，我和小苗绝对没有任何出轨之事，她的孩子咋会像我呢？这真是怪事。

激灵的王三

说起朱家湾的王三，那可是村长许大头恨得咬牙切齿的家伙。王三是朱家湾小媳妇们喜欢套近乎的小伙子，自然就和脸上有块刀疤子的许大头形成鲜明的对比。许大头好色，见了小媳妇，眼睛放着绿光，唾液一口一口地往下咽，就像馋猫见了小耗子，恨不得马上扑上去。他每次见到小媳妇们喜眯眯地跟王三调情，既嫉妒又气愤，真想一刀把王三裤裆的家具阉掉。许大头常常抚摸着脸上的刀痕，盘算着咋样治一治王三，解解心头之恨。可王三总是循规蹈矩，他琢磨了很久，也找不到合适的茬口对王三下手。

也许是王三命里有这一劫，也许是王三要当新郎乐昏了头，他用抹布擦伟人的画像时，恰巧被许大头逮着，按理说王三清洁卫生是无可厚非的事，但许大头好不容易抓住了“把柄”，哪能便宜了王三！他一天三趟到乡里告状，标标致致的王三一夜之间成了“坏分子”。自从这天起，王三的天空就没有了太阳。准备跟他结婚的漂亮媳妇，一夜之间跟他划清了界限。朱家湾的大会小会，只要有会，许大头的第一句话，就是那硬邦邦的一声狂吼：王三，站起来！王三必须在许大头

的“站起来”三个字还没说完时，忽地站起来，丝毫不得怠慢，否则就要皮肉受苦。每次会议不结束，王三不得坐下，头不得抬起来。只要一抬头，许大头就会给他几个耳刮子，因为抬头就是不服气，就是示威。

几年的折腾，不到 30 岁的王三背驼了，脸也没有光泽了。湾子里的麻子寡妇看他可怜，便带着一个傻儿子，跟他住到了一起，凑合成了一个家。后来又有了一个儿子、一个姑娘。

由于王三是坏分子，朱家湾一年四季的苦活累活脏活，基本都是由王三包揽。有一年下大雨，公家不见了一头牛，许大头派王三到山里寻找，王三找了一天多，才精疲力竭地把牛找回来。王三回来正赶上要开会，许大头还没喊王三站起来，一个炸雷就霹雳一声，吓得王三赶紧站起来，低下脑袋，垂下双臂。也许是太疲乏了，王三几次差点倒下来，他的麻子媳妇递给他两个木棍拄着，才坚持到会议开罢。

农村大集体时代，一般都是半天休息一会儿。休息的时候，湾子里的人喜欢说笑取乐，有的人一时找不到开怀的话题，就想到坐在一边抽闷烟的王三，冷不丁冒出一句“王三，站起来”，王三就会一激灵，甩掉香烟，一骨碌爬起来。等王三反应过来，大家已笑得东倒西歪。

后来包产到户后，许大头不当村长了。湾子里偶尔开个会，即使新村长不喊王三站起来，王三仍然规规矩矩地站着，低下头，麻子媳妇和儿女们拉他坐下，他倔犟地说：习惯了，坐下反而难受。

今年三月初，王三突然得了重病，几天茶水不进，弥留之际，麻子媳妇哭得死去活来，说：“你最后看我们娘儿们几个一眼吧……”那凄惨的情景让人落泪。王三没一点反应，好像马上就要咽气了，只听麻子媳妇带来的傻儿子陡然叫道：王三，站起来！真没想到，王三竟然一下子站了起来，眼睛睁得圆溜溜的。麻子媳妇说：许大头早免职了，你站起来干啥？王三喉咙里哼了一声，像一堵墙，轰然倒地，再

也没有站起来。

顷刻间，麻子媳妇和儿女们哭作一团。

难忘的两次网恋

时下流行网恋，我便不落伍地也赶起了时髦。不是我童心未泯，而是那网上千奇百怪的网名实在诱人。好奇心嘛，人皆有之。

刚开始上网聊天，我给自己取了个“帅哥”的网名，我想帅哥肯定有靓妹追，便一边在网上看其他信息，一边等待着别人的来访，可一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一个人走近我。我想，是不是我的网名有问题，于是，我把帅哥改为“80岁男”。嘿，你别说，这一改果然奏效，很快就有几个人造访，有“雨馨”“夏夜”“少妇”“雨后彩虹”等，我选择了“雨后彩虹”，因为这个名字雅致动听一些。我和雨后彩虹聊得很开心，她善解人意，很会关心体贴人，一连一个多月，我们三天两头在网上会面，直到她说想见我，我也想见她时，我们才约定了时间。她让我去她家。

这一天的天气，如同她的网名，雨后初霁，虽没见到彩虹，但洗涤后的万物，都有一股清新的美感。我修了边幅，穿上自己有重要活动时才舍得穿的西服，满怀喜悦地去了她所在的那个城市，费尽周折才找到她所在的小区所在的楼户。我的心犹如一只小兔子，不停地往外蹿。站

在她家的门口，我稍作镇定后，才摁响她家的门铃，里面很快传出“来了”的稚嫩的声音，我正纳闷是不是走错了时，她家的门已经打开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笑嘻嘻地说：“快进来。”

坐在她家的沙发上，我问：“你家大人呢？”她递过来一杯水，说：“我爸妈都出去了，就我一个人在家。你是不是那位 80 岁的老爷爷？”我没有回答她的问话，而是反问她：“你是不是雨后彩虹？”她腼腆地一笑，说：“是啊。”听到这句话，一股被诋骗的苦涩感，顿时油然而生。我忙说：“楼下还有人等我，我先去办点事，有时间再过来。”说完，狼狈地逃了出来。

有了这一次的教训，我便对网恋慎重起来，最起码不能被人耍了。几天后，我又坐在了电脑旁，我的网名仍为 80 岁男。不到十分钟，一位“小少妇”主动与我打招呼，我便与她海阔天空地聊起来，尽管不一会儿就有几个人向我招手，我都不予理睬，我的感情比较专一。小少妇打字速度很快，每次聊到兴头上，她都要“且听下回分解”地留一些我想象的空间。

大约两周吧，我们已经聊得难分难舍，每次聊到快结束时，她总是用“吻你”“拥抱你”等很撩人的话，让我心潮澎湃。我有时想，我和她可能会发生一些故事。

果不其然，又一周的周末，她约我去她家一聚，并说就她一个人在家，她只想和我单独在一起。对小少妇的约请，我没有拒绝。说心里话，我还求之不得哩。

我搭的士兴冲冲地奔往她家，她家的防盗门开着，里面的木门也虚掩着，我没有鲁莽地推门直入，而是很礼貌地轻轻敲了敲门，听到一个女声“请进”的允诺后，我才进去。客厅里一尘不染，但没有一个人。我正迷惑不解时，从卧室里传出来一句十分温柔的话：“我的老男人，把门关上，换上拖鞋，进来吧。”“哎。”我利索地拉上防盗门，换上拖